

从临摹到创作

· 黄庭坚

■ 孙稼阜 /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从临摹到创作·黄庭坚

■ 孙稼阜 /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责任编辑 时洁芳
技术编辑 钱勤毅
装帧设计 潘志远
责任校对 倪 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庭坚 / 孙稼阜著.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 1

(从临摹到创作)

ISBN 7-80725-176-X

I. 黄... II. 孙... III. 黄庭坚(1045~1105) - 书
法 - 艺术评论 IV. J292.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3146号

从临摹到创作·黄庭坚

孙稼阜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6.25

印数: 0,001-5,000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725-176-X/J·172

定价: 15.00元



出版说明

从临摹到创作，是任何一位书法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书法的艺术特性，既决定了它比其他艺术更加注重“临摹”这个入门和修习的途径，同时更加追求“创作”这个蜕化和升华的境界。但两者之间，并非是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某种超越于因果关系的转换性奥秘。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无不是在参透这种奥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

然而，由于书学语境的不同，古人往往极少保留自己的临摹书迹，对临摹和创作并非像我们今天一样看得泾渭分明、指向明确。一代又一代人从临摹到创作的实践轨迹和心路历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湮没。

为了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探寻从临摹到创作的转换性奥秘，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从临摹到创作”的丛书。它们通过古代书学体系中对于从临摹走向创作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方面的挖掘，以独立的书家或具体的作品为阐释对象，尽可能紧密地综合多种信息，如渊源与流派、因袭与变革、主体与客体、意志与规律以及文字材料与图像资料等等，以期给读者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就那些书法史上开宗立派、承前启后的大家而言，既梳理出他们关于临摹与创作的作品与文献材料，更尝试分析他们或隐或显、相对理性的取法脉络和过渡方法；就那些书法史上熠熠生辉、永为经典的杰构来说，既分析它们的技法特点和艺术风格，更关注在不同时代里，后人如何对它们于不同层面上的理解、借鉴与取舍。当然，在编写过程中，面对同样的文献材料，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考角度、阐释方法和呈现效果；面对不同的阐释对象，又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交叉重叠，但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更灵活因而也更全面的立场上，去寻绎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这也是本套丛书希望达到的一种整体效应。



黄庭坚画像

目 录

一 生平及艺术成就 /1

二 黄庭坚对古代书法的学习 /7

(一) 黄庭坚的书法观 /7

(二) 黄庭坚书法的师古 /11

三 黄庭坚书法对后世的影响 /32

(一) 黄庭坚的书法艺术成就 /32

(二) 黄庭坚对后世的影响 /48

四 学习黄庭坚书法应注意的问题 /89

一 生平及艺术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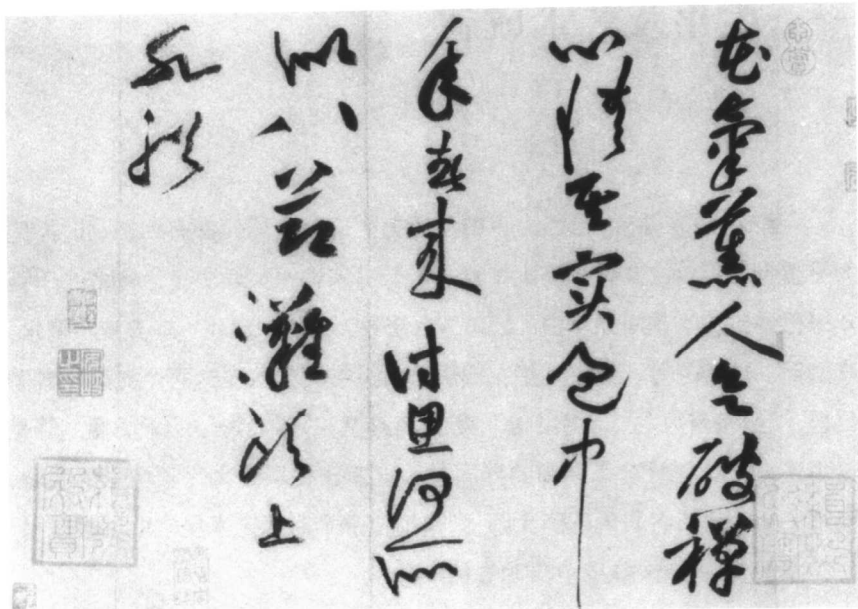
“唐宋”历来并称,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两个朝代都有相当长时期的太平盛世,经济、文化都有大发展。唐诗、宋词是文学史上之高峰,千百年来已成定论,其间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陆游等等,群星灿烂,照耀千古。书画艺术在这两个时期亦繁荣昌盛,“吴带当风”、“米家山水”等是言绘画;“唐尚法”、“宋尚意”等是论书法。两个时代艺术风尚的异同是历史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而那一个个风格各异的巨匠大师,则是组成那个时代艺术星空的璀璨明星。

黄庭坚就是这群星中极明亮的一颗。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小字绳权。号清风客、山谷道人、山谷老人、涪翁、涪皤、黔安居士、摩围阁老人、八桂老人等。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他出生于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高城乡双井一个有着浓郁书香的仕宦人家。他的祖父黄湜以进士赠朝散大夫。父亲黄庶在黄庭坚两岁时中进士,曾知康州,但因严格自律,不随人俯仰,所以官也做得不顺心,仕途不畅。但他的诗写得很好,句律奇崛,被赞为“山魃水怪著薜荔之体”,以骨力劲拔见称。父亲的人品及诗格深深地影响了黄庭坚,他一生为人、为诗文、为艺都受这血脉影响。另外黄庭坚的叔父黄廉也是进士出身,同父亲一样亦是一位清廉的下级官员。这样的家族环境,对黄庭坚的成长极有益处,虽然生活较清苦,但更有益于他的成长,他以读书为乐,加之聪颖过人,因而进步奇快。黄庭坚的舅父李常不时考他,见他都能对答如流,叹为“一日千里”,为长辈所侧目器重。相传黄庭坚七岁时有《牧童



黄庭坚《王纯中墓志铭》



黄庭坚《花气熏人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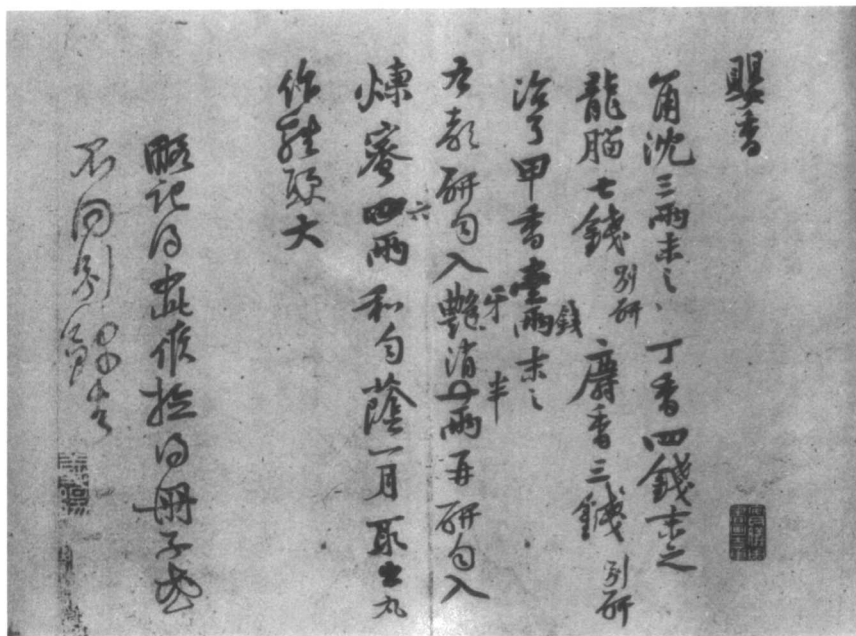
诗》写道“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童趣中又极老成超脱。八岁时作《送人赴举》诗有：“送君归去明主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句，有太白之风韵。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黄庭坚的早慧与超凡。嘉祐三年（1058），黄庭坚的父亲去世，他便跟随舅父李常游学淮南。少年时，除父亲外，李常是对黄庭坚影响最大的人。李常亦为奇才，年轻时曾读书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僧舍，用功精勤，学养深厚，黄庭坚在他的督导下学问渐具规模，时人也以“似舅”许之。嘉祐六年（1061）黄庭坚娶兰溪为妻，岳父是知音孙莘老，名觉，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胡瑗的学生，亦饱学之士。“我初知书，许以远器”，“道德文章，亲承讲画”是黄庭坚对从孙莘老游的描述。这一时期他开始从周越学书法。少年的黄庭坚聪慧过人，却能沉心用功，得益于父亲、舅父及岳父孙莘老等的开导，所谓“玉不琢不成器”，黄庭坚后来杰出的成就皆源于他早年在良好的学习环境里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嘉祐八年（1063）黄庭坚乡试获第一名，第二年参加礼部省试时却落榜。治平三年（1066）秋他再次乡试第一，应《野无遗贤》诗题时写出“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句，用典准确精当，诗意高迈幽远，深为考官李洵赞赏，许

为“此人不惟文理冠扬，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治平四年（1067）春，黄庭坚再次赴京参加礼部考试，登许安世榜进士第，调汝州叶县（今河南叶县）尉，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这一年他二十三岁。在叶县负责地方治安的五年里，黄庭坚的书生气受到压抑，困于日常无聊琐细之事，“平生白眼人，今日折腰诺”是其对当时心境的自白。但在这段时间与下层人民接触的日子里，使他较深入地了解了民间疾苦，培植了爱民的思想，写了许多反映民间苦难的诗句。熙宁五年（1072）黄庭坚试中学官，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县）国子监教授，此时他二十八岁。在此任的八年里，黄庭坚因能专心于学问、学术，因而取得了长足进步。更为重要的是，此一段时期里他开始和苏轼相知，并书信来往，成为亦师亦友的知己。苏轼在孙莘老、李常处读到黄庭坚的诗文，叹为“非今世之人”。苏轼的赞许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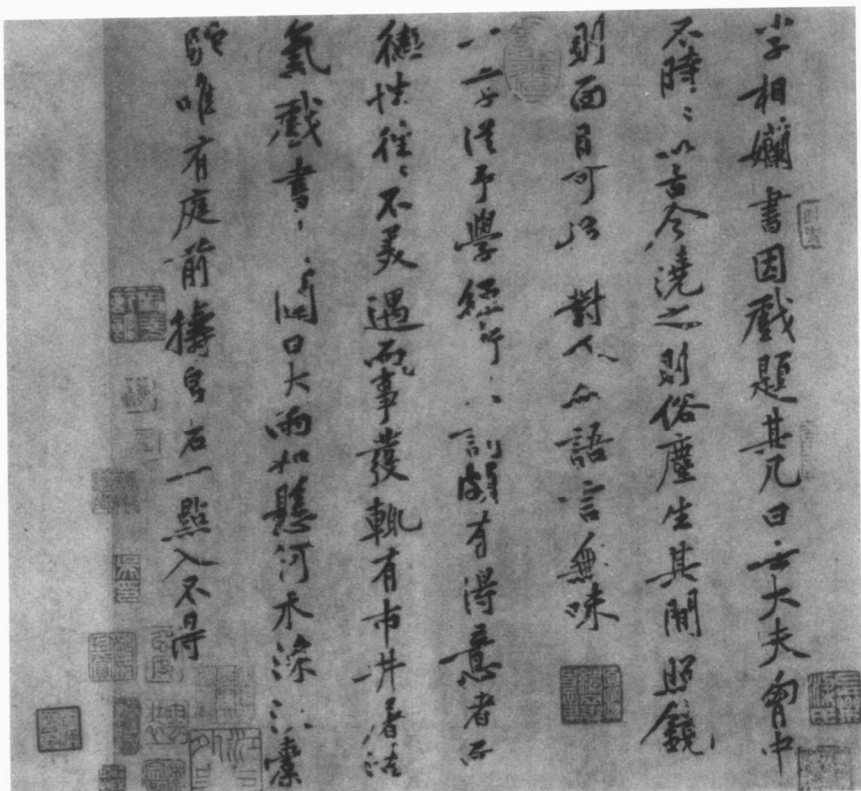


黄庭坚《西山南
浦行记》选字

到黄后，他于元丰元年（1078）三十四岁时初次寄书苏轼，对苏轼之文章道德由衷地予以赞叹，认为苏轼是“度越前辈、约博后来”、“海涵地负”的人物，并呈《古风二首上子瞻》诗以言志。苏轼读其书、诗后，赞黄“超逸绝尘，独立于万物之表”。二人相互推许，自此订交，荣辱与共，终生不渝。自与苏轼成为莫逆之交，使黄庭坚的人生境界产生巨变，苏轼的旷世之才，通脱绝尘的治学、治艺思想大大地影响了他，使他峭拔的品格得以冲和，变得博大开阔起来。他对自己学周越书法“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的认识也应在这一时期。元丰三年（1080）春黄庭坚罢北京国子监教授，赴吏部，改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县）。这年秋归江南任职途中他和秦观订交，十月游舒州（今安徽潜山县）三祖山山谷寺，爱其山水人物，遂自号山谷道人。元丰四年（1081）到任吉州太和县，是时正值新法推行，产生许多弊端，百姓大受其苦，黄庭坚作为一县之长，顺上则苦民，恤民则犯上，左右为难。这三年间，他以蜀王孟昶《戒石铭》之“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句刻石自警自励，以端正自己的行为。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黄庭坚移监德州德平镇（今属山东）。



黄庭坚《制晏香方帖》



黄庭坚《小子相嬲书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死，哲宗即位，反对变法的旧臣重主政，黄庭坚因司马光推荐以秘书省校书郎入馆。元祐元年（1086）三月参与校定《资治通鉴》，此年春首次拜晤苏轼。十月除神宗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元祐二年（1087）正月，除著作佐郎。元祐六年（1091）三月，黄庭坚进《神宗实录》，为起居舍人。这六年，为黄庭坚一生心境最为畅快的一段时间，和苏轼过从甚密，相互激赏，一时“苏黄”文章并称，其书法亦受苏轼影响极大。但由于当时除新旧党争外，旧党内亦分化为洛、蜀、朔三党，帮派林立，官宦间关系极为复杂。苏轼为蜀党魁首，黄庭坚虽无心党争，但由于和苏轼关系亲密，因而便顺理成章地归入蜀党。自此以后，黄庭坚的命运便随苏轼命运的起伏而变化。特别是当蔡京逐渐得势后，党争变成残酷的政治迫害，以至于仇异党而刻石示众。这期间黄庭坚两次被贬，绍圣元年（1094）因《神宗实录》被指为“谤史”，黄庭坚因

书“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一语被诬为有影射、攻击先帝之罪，而被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直到元符三年（1100）后徽宗欲调和元祐和绍圣的矛盾，政治环境才稍好，黄庭坚亦被复罢免的官职。其间六年余时间，黄庭坚一直在四川过着极为艰辛的日子，一度亲自耕植自养。但这期间他对同在四川度过艰苦生活的前贤杜甫做了深入研究，学其诗格，大书其诗作且亲自筹划刻石，而且草书因睹怀素《自叙帖》墨迹而大进。

崇宁元年（1102）蔡京为右相，稍宽松的政治局势又风云突起，宋徽宗先后令籍定元祐、元符党人姓名，且亲自书党人碑示众，并命蔡京书写，颁布天下。五十八岁的黄庭坚于是又一次被罢官，开始流放生活直到崇宁四年（1105）六十一岁去世。晚年的黄庭坚虽生活凄苦，但因宽广的胸怀及超脱的思想，心境渐趋平和，于人生起落渐已看透，诗文书法声誉日隆。苏、黄二人虽因政治党争几度沉浮，甚至书籍、书法刻石等亦先后遭禁毁，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影响却越来越大。黄庭坚在他去世五十五年后被特赠为龙图阁学士、加太史，七十一年后谥文节，终享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坎坷一生的黄庭坚恪守儒家，旁通佛老，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诗文方面，他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为青出于蓝者。其诗以父亲黄庶峭崛之风为根基，归于杜甫之沉郁顿挫，锻字造句格律极严，形成鲜明的风格，从者如流，世谓“江西诗派”，影响深远。他的散文、词赋格调古雅，骨力劲峭，自成一家。另外于画之鉴赏亦法眼独具，被时人称为“独山谷最为精严”。但他于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其书法艺术。后世论宋代书法，以“苏、黄、米、蔡”最为著名，但若言风格之标新立异以及于书法史发展之功绩，黄庭坚在四家中应独占鳌头。因米、蔡苟守古法，米为“集古字”，蔡不出鲁公；苏轼天纵之才，自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其书趣在法度之外，长于意趣。而且三家之长皆偏于楷、行，独山谷在个性独特的楷、行书外，于狂草书贡献尤大，为张芝、张旭、怀素后在草书方面最具影响的书家。



黄庭坚《题大唐中兴颂后》

二 黄庭坚对古代书法的学习

黄庭坚在书法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者。晋唐为中国书法之盛时。唐末至宋初近百年，唯有杨凝式名垂书史，可见乱世艺道之凋零。入宋后社会趋安定，文风渐盛，百余年间大家林立。他们于书法越颓风而直追盛唐与魏晋，怀素、颜真卿、张旭、褚遂良、李邕、徐浩、王羲之、王献之、钟繇、张芝等大家及名刻石都成为直接取法的对象。这中间，于古学习犹为深入，所得颇为多者当首推黄山谷。他独特而深邃的见解，指导了他的书法实践，取法广博而不乱，用功精勤而不落刻板，能洞悉古人之短长，为我所用。除楷、行之外，能振狂草书于式微，又能含宏光大，救旭、素之失，化育往古，成千秋楷模。

（一）黄庭坚的书法观

黄庭坚之所以在书法上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有成熟的理论指导他的实践。这些理论散见于他的文集中，行文虽高简精练，但观点极深刻晓畅。现稍作梳理，略述如下。

1. 知笔法

赵子昂谓“用笔千古不易”，实是至论，这个观点在黄庭坚处已言之甚明。他说：“学书欲先知用笔之法，欲双钩回腕，掌虚指实，以无名指倚笔，则有力。古人学书不尽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笔随人意。大抵书字欲如人有精神，细观之则部伍皆中度耳。”（《山谷集·别集》卷十）前半段细述执笔之法，即现在人们常言的擗、押、勾、格抵“五指执笔法”。后半段话锋一转，说“古人学书不尽摹”。看似与笔法无关，但读完全段，方知是言读帖解笔法，即从古人作品中分析古人行笔之来龙去脉，以推知其行笔法。后几句直言解笔法后，创作时纵横而不逾矩，却合笔法的创作状态。“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这是黄庭坚

更进一步的阐述，即笔法的高级境界是心手合一，心中所思所想，能准确地表达达到笔端，这是山谷道人的笔法要义。至于具体行笔法，他提出“擒纵”、“沉着痛快”等观点，“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工，书工不工是不足计较事，然余未尝心服。由今日观之，定国之言诚不谬，盖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耳。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他以自己切身体会，道出“擒纵”这一用笔法的重要性。擒纵谓收得住，放得开，即有节奏，字中有“笔”，即是字中有节奏变化，黄山谷以为字之“工与不工”，关键在于解擒纵之法。笔法无非执笔与行笔两阶段，擒纵即是言行笔法。字由点画组成，一点画之内，数点画之间，如果平直无变化，便显单调呆板，古人“布算子”其意当谓此。故而擒纵是字走向“有生命”的最关键一节，行笔知快慢、起伏、行驻，点画便生动而活泼，再附以作者以感情而形成的节奏变化幅度之大小、强弱，便成千百面目。这应是笔法之根本，至于“欲左先右”、“无垂不缩”等都是表面而细琐处，属次要。山谷以为用笔知擒纵，便字中有笔，字中有笔便如禅家句中有眼，更形象地点出了擒纵在书法学习中的重要性。我们以擒纵变化为标准去看宋代的另外几家，就会更进一步理解黄山谷此观点。苏轼书法厚重雍容，擒多纵少；米芾风樯阵马，擒少纵多；蔡襄擒纵不甚分明，便显平板。山谷对擒纵这种笔法理想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他提出了“沉着痛快”的观点，他说：“笔法虽欲清劲，必以质厚为本。古人论书，以沉着痛快为善。”（《山谷老人刀笔》卷四）道出了擒要沉着，纵要痛快，而且痛快自沉着出，即能收得住，才能真正放得开。正如他所言“凡书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轻佻是其大病。直须落笔——端正，至于放笔自然成行。草则虽草，而笔意端正，最忌用笔装缀，便不成书”（同上），黄庭坚对擒纵笔法锤炼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说之甚详，即不轻佻，忌装缀（做作），要——端正。他自己书法大进的关键也是因为对擒纵的参悟与实践，这更说明了擒纵在笔法中的重要性，因为书法始于执笔，成于行笔，行笔若解擒纵收放，便能派生出无穷的变化来，以丰富书法作品的内涵。而擒纵的高超境界就是沉着痛快，即通过扎实的实践，收放自如，大开大合，变化多端而又能达到完全从心的阶段。

2. 重临摹

既知笔法，就懂得了如何写字，但要写好字，还得先就于古人创造的合理的规则。黄庭坚亦重视临摹的作用，他说：“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唯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黄庭坚认为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即字的结构上靠近古人，但他进一步认为更应追求形似基础上的神似，而且对如何达到神似境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唯用心不杂”。他的临摹观主张“临摹”与“读帖（分析）”并重，而且更强调“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道理，提倡深入古帖中，只有达到通过帖上的字与古人心灵对话的程度才算真有得。他在另一段论述里主张读书临帖，在精不在多，他说：“读书不必务多，若能精一，遂可贯诸经矣。至于写字亦如此，少写须有常度，亦不可错也。”（《山谷集·别集》卷六）说的也是用心专一，若下笔便须就于规则，一通便能百通的道理。“公笔札极豪劲，但未入古人绳墨，何也？古人虽颠倒，书亦四停八当。凡书字偏枯皆不成字，所谓失一点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壮士折一臂，不审信之否？”（《山谷集·别集》卷二十）此段说的是临摹入帖的重要性，通过评论他人书法而提出古人书法虽变化多姿，看似颠倒欹侧，实根基稳定，笔势都极周到。他认为临摹学习古人书法，就是要学其将字之笔势写到位，这样才能不失于“偏枯”，即不出现点画写不到位的病笔。他主张临摹的同时须多读帖，这样字中才能变化丰富，不失于平。他在评潘大临书法时说：“公书字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观古人书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陈左右，事业之余，辄临写数纸。”（《山谷老人刀笔》卷一）总之，黄山谷认为临摹是学习书法的必须阶段，而且其中亦大有学问。他主张要通过临摹学到古人结字的秘诀，将字之点画写到位，让字看起来健健康康，无“偏枯”之病。另外对于临摹从形似到神似，以及如何处理专精与博览的关系等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3. 去俗气

黄庭坚明确提出“俗”为书法学习中第一病。他说：“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

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此段说的是人书合一的问题，认为书之根基在人，人不俗，字才能不俗。这道理初视或显偏颇，言人不言艺术，但细审却是至理。古人讲学以致用，是说做任何事都是有一定目的性，是有“用”的。不管这用是目前的、长远的，还是物质的、精神的，抑或可视的、不可视的，最重要的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黄庭坚认为如人俗，纵使笔墨不减钟繇和王羲之，其字也是不值得珍贵的。他所言的“俗”人，即是无“用”之人，是那种遇事“一筹不画”者，推之书法，若对学习无益处，亦即俗书，这就是当我们面对王羲之、颜真卿等那些人格高尚的大师们的笔墨精妙之作品时，心中常为之激动的真正原因。黄庭坚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他在《题王观复书后》中写道：“此书虽未及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磊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又何足贵哉！”（《山谷题跋》卷七）联系到他讲临摹时要入于古人绳墨，要入帖学到古人长处，此处却又言即使字字得古法，亦不足贵，看似矛盾，实则更进一步——从字之法则转入人之法则。他评自己的书法时说：“鄙书无法，不足传也，世俗浪谓之能，亦自不可解。诚有意书字，当远法王氏父子，近法颜、杨，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自不为俗书。如苏才翁兄弟、王荆公是也。虽然，须要先探其本耳。”（《山谷老人刀笔》卷十一）黄庭坚对欲有志于学书法的人提供了一条不“俗”之路，那就是向“高人贤达”学习，“先探其本”，从“人”下手。我们欣赏他的书法能感到有一种“宏大”的东西深藏其间，不仅仅是因为字之架构开阔、笔画沉雄，而是有正气流转于字里行间。这“正”气即不“俗”之气，能使人产生果敢的决断力，做到进退有矩，分清“大”“小”之别，明辨“取”“舍”，这些属人本身的品格，一旦转入到书法艺术中，就会在字之点画、结构、章法变化中形成类似其人品格的艺术特征，如点画的刚柔，结构的正斜，章法的疏密等等。这也就是我们能从一件书法作品中可看到作者的性格气质的根本原因。由此可知，黄山谷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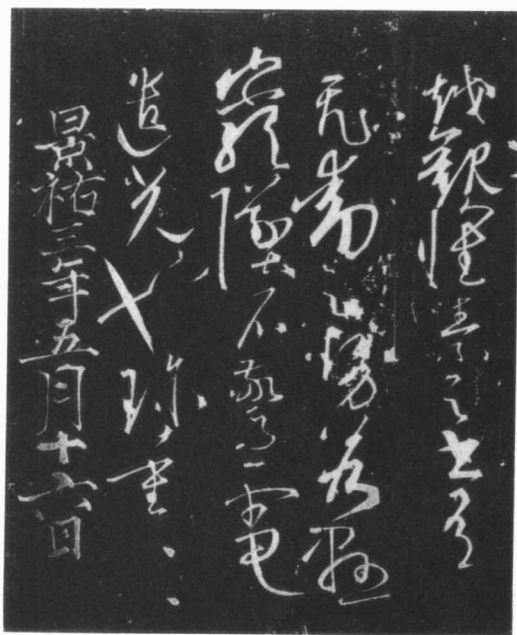
“俗”的否定，是他对书法艺术从形式到内涵的更深层次的论述。

(二)黄庭坚书法的师古

前面我们概述了黄庭坚的书法观，知道他对学习前人佳构有着自己明确的观点，于临摹之意义更阐释甚明。他的一生是学古与创新的一生，他的书法风格因他取法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与丰富。由于他存世作品的数量有限以及创作时间多为中、晚期，因而我们要较全面梳理他的书法学习过程有一定难度，但结合他的书论，证之于他的代表作，亦能较清楚地见其脉络。

1. 初师时人

山谷有一段自述学书经历的文字，他说：“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纽提容



周越《跋怀素帖》



周越《题跋》